



撰文 尼克·福克斯 (Nick Foulkes)
摄影 尚保罗·卡汀 (Jean-Paul Cattin)

翱翔天际

Wide blue yonder

当泰瑞·斯登先生决定要为钟表界带来惊喜时，他选择糅合创新与传统。一直以来，百达翡丽有其一贯的风格。但令人忆起航空先驱岁月的 Calatrava 飞行家旅行时间腕表着实令人意外。斯登先生在此详述冒险精神起航的历程。

Ref. 5524 腕表不仅是2015年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上最受热议的百达翡丽腕表，也是整个展会期间最受热议的作品。它的全名是百达翡丽 Calatrava 飞行家旅行时间腕表 (Calatrava Pilot Travel Time)，简称为飞行家腕表。

展会上人们对这枚腕表的看法各异，大家讨论的倒不是喜欢与否，而是这枚腕表究竟不具有正统的百达翡丽风格。泰瑞·斯登 (Thierry Stern) 先生对前述的意见分歧应该早有准备，但这枚腕表是否称得上正宗百达翡丽这个想法，却从不曾在他的脑海闪现。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百达翡丽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一直由所有者自主经营，而不是从家族手中落入股东或集团旗下管理。百达翡丽有着如今难得一见的优势，即从不需要咨询董事会或市场部来决定“应该”开展什么工作。相反，公司及其总裁能按敏锐的直觉行事，就像奥运选手的肌肉记忆一样，一切决定都出自本能，那是人生经验积累而成的直觉。

生于钟表世家实在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回想起泰瑞·斯登告诉我他的早年记忆，他去百达翡丽位于罗纳大街的旧总部大楼，祖父亨利·斯登 (Henri Stern) 收藏的微绘珐琅怀表令他惊叹不已。那些時計成为如今享誉国际的百达翡丽博物馆的核心展品。博物馆原为公司的制表工坊，也是泰瑞刚开始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百达翡丽飞行家腕表”的灵感正来自馆中的数百枚古董珍藏。下一次参观博物馆，你可以去二楼看看第47号展柜 (步出电梯向右)，这是一对风格素净的腕表，制于1936年，配有黑色表盘和镀镍表壳。

20世纪初，科技的进步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其中的主要一环就是航空，它是未来的交通工具。从莱特兄弟第一次驾驶动力飞行器，到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h) 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横越大西洋，中间相隔仅24年。那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而一如18世纪对经度测量的探索改写了计时方法，航空也改变了時計的制造。能够测量时角的腕表是受航空旅行启发的创新之一，它最先由美国海军军官菲利普·冯·霍恩·韦姆斯 (Philip Van Horn Weems) 和林德伯格一起发明。在航空业发展初期诞生的时角腕表既是导航工具，也是计时仪器。時計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弗雷舒 (Dominique Fléchon) 说，时角腕表“利用天文时差计算出格林尼治子午线及太阳之间的时

角”，便于飞行员准确、快速地确定自身位置。

正是这项独特的功能令47号展柜腕表的表盘与众不同。“时”针需要一天才能在中央辅助表盘 (以360度为一圈而不是24小时) 走一圈。“分”针每4小时在表盘走一圈，而长“秒”针每4分钟环绕表盘一圈。因此，腕表显示的时间看起来是10点08分，其实是当晚8点36分。这是一件高度专业化的导航仪器，百达翡丽在日内瓦天文台竞赛中成绩卓越，具备独一无二的制造资格。

航空电子业自1930年代起不断进步，渐渐地，除了航空历史学家外，大部分人都看不懂这种表盘。不过，它们55.3及56毫米的特大尺寸表盘却是人人理解并欣赏的。多年来，不断有人恳请泰瑞·斯登重新制造这些腕表。

“不少来博物馆参观的客人看到这些腕表以后，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说，‘哇，它们真酷！你应该重新推出类似的腕表。’所以，可能有1,000个人向我提出同样要求后，我就开始想，也许真的要做什么才行。”泰瑞莞尔说到。“但我不打算仅仅重制那款腕表，因为我觉得它毕竟太大了，我真的不想重新制作一枚超大腕表。不过它的设计实在是很有趣，所以我决定继承它的神韵，但外形可以小一点。”在设计表盘的时候，他早已心中有数，灵感来自百达翡丽的早期作品，甚至比时角腕表更早。

1922年，百达翡丽推出过一枚黑漆表盘腕表。这枚腕表鲜为人知，但只要看过就会过目难忘。那涂有荧光涂层的大衬线体数字、夜光巴顿式指针、圆形轨道式分钟刻度，以及6时位置的辅助表盘——与Ref. 5524的相似程度简直不可思议。这枚特别定制的腕表与Ref. 5524相隔超过90年，但毋庸置疑，两者一脉相承，主要区别在于现代版表盘采用墨水般的深蓝色，而旧版表盘为黑色。

“我认为借鉴近一个世纪前一款鲜为人知的腕

一如对经度测量的探索改写了计时方法，未来的交通方式——航空也改变了時計的制造。

从两枚坚实的按钮到宽阔的表带，腕表 (对页) 背面的设计也充满非凡的力量。就现代功能而言，自动上弦的 Caliber 324 S C FUS 机芯无懈可击。旅行时间功能包括双时区显示，通过指针分别显示原居地和当地时间及日期，并设有原居地及当地时间昼夜显示窗。





一如从飞行驾驶舱中向外眺望，直径42毫米的Calatrava风格白金表壳完美框住深邃的海蓝色表盘，其上硕大的金质数字就像飘浮的云彩或远处的冰山。装饰风格表盘上的特大数字覆有荧光涂层，是早期飞行员表的特色，以便在任何环境下快速清晰地读取时间。

表是个好主意。它的设计优美、硬朗，完美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因此我决定用它来构思新款飞行员家腕表。但一般飞行员表的设计都如出一辙：黑色表盘配又圆又大的表壳。”泰瑞轻轻耸肩。“我想如果只是做另一枚黑色表盘的飞行员表，那实在太普通了，所以我从美学角度出发，没有理会市场的看法。我只想去做我认为真正具备格调的东西。”

但他没有止步于此。除了向1936年的一对腕表及1920年代的表盘设计取经，他想加入更多新的东西。“我的想法是‘要跳出飞行员表的固有条框，为当今的旅行人士多做点什么。’真的！”他接着说，“它其实不应该被视为飞行员表，而是副飞行员表，甚至是属于客舱乘客的表。我其实想

象过坐在自己的飞机上，我未必在驾驶飞机，但我想与飞机互动，以某种方式与它联系起来，并且有某件我在旅途中可以用到东西。这正是我要创造一枚带旅行时间机械装置腕表的原因。”泰瑞·斯登还决定重新设计表带的表扣，令人联想起降落伞的搭扣，这个微妙的设计增进了佩戴者与飞机的联系。

不过真正了不起的是，百达翡丽仅在6个月内便完成了这些构想。其中有些事尤其令泰瑞兴奋不已。“我们一般会提前做好年度规划，因此不会留下任何空的档期——不过我们刚好发现还有一些时间，于是我就决定开启该项目。”他说。“其实我的思路已经相当清晰，可以将每件想做的事情具象化，所以我们的进度很快。由于这款新腕



左图：最早的两枚百达翡丽飞行员家腕表，也是2015年前百达翡丽仅有的两枚飞行员家腕表，均制于1936年，现存于百达翡丽博物馆47号展柜。这些通常很大的“时角”腕表直径为56毫米（最左）和55.3毫米（右），它们向1930年代早期的计时致敬，表盘设计旨在帮助导航员读取天体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构成的时角，从而为自己定位。

“我深信有时你必须主动为产品系列注入新的活力，让人感到意外，但作品仍然具备纯正的百达翡丽血统。”

表不在原本的规划中，所以并没有特定的推出计划。我们只是说：‘试试看吧，如果行得通，我们把它纳入现有计时系列。’我想，这枚腕表的设计为所有人都带来了惊喜，工作期间我们都乐在其中，一切进展顺利，实在妙不可言。事实上，这是我们有史以来从无到有完成得最快的项目之一。”

然而也是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腕表之一。“我们也想引起点轰动，看看人们有何反应。”泰瑞狡黠一笑。“我深信有时你必须主动为产品系列注入新的活力，让人感到意外，但作品仍然具备纯正的百达翡丽血统。飞行员家腕表正是如此。”

泰瑞继续许下令人期待的承诺：“类似腕表还会陆续推出。我不能说每年都会为百达翡丽推

出全新设计的腕表，但如果我有什么好的想法，我一定乐于将它实现。如果你是百达翡丽的忠实拥趸，或许已经对我们明年会推出哪些类型的新品、会有什么样的颜色或表盘有所预计。不过，我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满足人们对我的期望，还在于要不时推出一枚能让大家目瞪口呆的腕表。这对我来说很好，对百达翡丽也非常重要，它表明百达翡丽依然年轻，仍能推出叫人完全无法预料的产品。”

也许就像泰瑞私人飞机的机长会说的：“请扣好安全带，前方有气流，巨大的震荡就要来了！”◆

如欲了解有关本主题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